

全元散曲

隋樹森編

全元散曲 上

中華書局

隋樹森編

全元教曲

下

中華書局

全元散曲

(全二册)

隋樹森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61 3/16印張 10插頁·1,121,000字

1964年2月第1版

1964年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1,350 定價：(9)9.00元

統一書號：10018.365 63.12.滬型

自序

散曲是金、元兩代新興的一種歌曲，是當時人民羣衆和文人學士雅俗共賞喜聞樂見的一種通俗文學。在元代文學史上，散曲奪得了『詞』的地位，成爲當時最活躍最有生命力的詩體。自從元代以來，就有不少文學批評家認爲散曲和雜劇——即所謂『元曲』——是有元一代的絕藝，認爲元曲可以和唐詩、宋詞相媲美。我們應該承認，元曲的產生的確豐富了我國的古典韻文，無論在思想性或藝術性上，元曲都有一些特點。元代如果沒有流傳下來的這些散曲和雜劇，那麼談到文學史上的元代文學，就難免會使人感到相當的寥落和寂寞了。當然，元曲是封建社會的產物，裏面也有許多糟粕。

研究我國的古典文學，尤其研究我國古代文學史，總要看看元人散曲的。但是現在研究元人散曲，只就找材料來說，就有三種比較大的困難：第一，現存的曲集，無論是元人別集或元、明選本，其中都有一些罕見的本子，有幾種還是海內孤本，想要找到這些書，不是很容易的。第二，元代的散曲作家，有別集流傳下來的只有張養浩、喬吉、張可久、湯式四人，其餘作家的作品，都是零碎地分散在若干種曲選、曲譜、詞集以及不屬於

詞曲類的書裏面。想要知道元代都有哪些散曲作家，每位散曲作家各寫過哪些作品，這也不是很容易的。尤其元代散曲作家流傳下來的作品數量一般比較少，即使是一位比較重要的作家，往往也未必有幾十首甚至未必有十幾首曲子，研究這些作家，更有看到他們現存全部作品的必要。第三，元曲是一種通俗文學，曲集的精刊本和精鈔本比較少，如果不經過一番整理和校勘，讀起來往往很不方便。

因為有以上這三種情況，我覺得把現存所有的元人散曲加以搜集和整理，編成一部元代散曲全集，使專門研究古典文學的人們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元人散曲的全貌，這一工作不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在一九四七年我就開始進行編校《全元散曲》的工作。

當時我粗略地先把現存最重要的幾種元、明散曲總集和元人散曲別集，如《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梨園樂府》（一名《樂府新聲》）《樂府羣玉》《雍熙樂府》《北宮詞紀》《雲莊樂府》《喬夢符小令》《張小山北曲聯樂府》等書中的元人散曲，做了斷句。又利用南京圖書館、南京國學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的一些善本曲書，進行輯佚和校勘。爲了輯佚，曲書以外的書也翻閱了不少，可是找到的材料很有限。自己那時認爲這部書很快地就可以編成。但是時間一天天地過去，書始終編不好。解放以後，我繼續編這部書。再一次地利用各方面的書，其中也有相當重要或很重要的，如鈔本《樂府陽春白雪》、天一閣本

《小山樂府》、稿本《南北詞廣韻選》、殘本《北宮詞紀外集》等，於是又增輯佚曲，補作校勘。經過了較長的時間，才把全書編成。清朝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他說：「肆力九年，草創初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遺補闕，抽換之，整齊之，畫一之。已於事而竣。」（見嚴書的《總序》）經過這次的工作，我深深地體會到校輯一部總集，排比整理材料和拾遺補闕，那是加倍費時間的事。

現在談談校輯《全元散曲》這部書的大概情況。

先談關於材料的收集。編一部元人散曲全集，最重要的當然是儘量搜集元人的散曲別集和元、明、清的曲選。但是這類書流傳下來的實在有限。清朝初年有名淹博的學者朱彝尊收集材料編《詞綜》的時候，想從曲選裏找一些混進去的詞，就已經感覺到曲選流傳之少和難得。他在《詞綜》的《發凡》裏說：「……又如《百一選曲》《太平樂府》《詩酒餘音》《仙音妙選》《樂府新聲》《樂府羣珠》《樂府羣玉》，曲海之內，定有詞章可採，惜俱未之見也。」現在離朱彝尊編《詞綜》的時間又將近三百年，古代書籍隨着人世的變化，毫無疑問地又有一些亡佚。儘管《太平樂府》《樂府新聲》《樂府羣珠》《樂府羣玉》這四種長時間不易見到的曲選，因為有了新印本已經隨時可得，可是他所說的《百一選曲》《詩酒餘音》《仙音妙選》這些書，直到現在還沒有出現。就別集來說，元代散曲作家有別集

流傳到現在的，僅有張養浩、喬吉、張可久、湯式四人。湯式是元末明初人，一直活到永樂年間。如果把他作為明人，那就只有三位作家。現存元人散曲別集和選本的數量實在太少，不僅不能與元人詩文集的數量相比，就是與元人詞集相比，也差得很遠。如果只從現存元人散曲別集和元、明、清人的曲選中找材料輯成一部《全元散曲》，那工作比較容易作，意義也就比較小。所以元人散曲別集和元、明、清人的曲選，固然是編元人散曲全集的頭等重要材料，但是同時也還必須另找零碎的材料，必須費極大的精力做輯佚的工作。

從曲別集、曲選以外的書中輯元人散曲，我主要是利用曲譜、詞集、筆記一類的書。

《太和正音譜》和《北詞廣正譜》是輯元人散曲最重要的兩種曲譜。《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裏面的材料便很有限了。元人詞集也是輯元人散曲的一塊園地。由於詞牌的名稱和曲牌相似，甚至有的完全相同，詞曲又都是長短句，詞和曲中的小令有時就會互相混淆。朱彝尊想從曲選裏找詞，而詞集之內，也往往有小令可輯。例如王惲的《秋澗樂府》裏就有不少小令。元好問的《遺山樂府》、張弘範的《淮陽樂府》、沈禧的《竹窗詞》，以及其他元人的詞集，也偶然有夾雜着散曲的。元、明人的筆記雜書裏，也能發現少量的小令和套數。可惜的是往往費很多時間，而得不到什麼材料。

這裏特別談一談我在輯元人散曲時利用《雍熙樂府》的情形。《雍熙樂府》裏面，收集了不少元、明人的散曲和戲曲曲文，應該是輯佚的一大寶庫。遺憾的是這部書有一個大缺點，那就是書裏面有百分之九十幾的曲子，都不注作者姓名，因此從裏面找材料就相當困難。儘管這樣，它仍然是輯元、明佚曲必不可少的一部書，輯戲曲要用它，輯散曲也要用它。以《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北詞廣正譜》這些書裏所引的元人散曲的隻句、單支作線索，有時就可以從《雍熙樂府》中找到完整的曲子。例如《錄鬼簿》說蘇彥文有「地冷天寒」越調及諸樂府極佳」。現存的曲選裏，都沒有明題蘇彥文作的曲子；《雍熙樂府》卷十三有越調鬪鶻鶻「地冷天寒」套數，可是沒有注作者。以《錄鬼簿》作根據，就可以從《雍熙樂府》中輯得蘇彥文的一套曲子。又如《太和正音譜》引《月上海棠》（塵蒙金鎖閑朱幌）一支，注云「李唐賓散套」。這套完整的曲子，在《雍熙樂府》中也是有的，即卷十二之雙調《風入松》（落花輕惹暖絲香）套，但《雍熙樂府》未注作者。《北詞廣正譜》引有《刮地風犯》（則爲他撇正龐甜）和《四門子》（步花陰幾度臨池沼）兩支曲子，注云湯舜民撰「銀甲挑燈」套。這套曲子現存湯舜民的《筆花集》裏沒有，而在《雍熙樂府》卷一黃鍾《醉花陰》裏是有的，但也沒有注明作者。又如《南曲九宮正始》第一冊黃鍾《降黃龍》（宦勢門楣）曲後引有劉時中北調《一枝花》「着小生怎生

來有『福消任』一句，從《雍熙樂府》裏也可以找到它的全套（在卷九，首句是『偷傳袖裏情』，不注作者）。《盛世新聲》和《彩筆情辭》也收有此套，同《雍熙樂府》一樣，都沒有注劉時中作。爲了縝密地利用《雍熙樂府》輯佚和作校勘，我曾把《雍熙樂府》裏每一支曲子的首句都制成索引。《全元散曲》裏還有一些散曲殘文，有的是片言隻句，有的是套數裏的整支，這些曲子的全文，我都在《雍熙樂府》裏找過，但是沒有找到。

再談關於校勘。《全元散曲》所收的散曲，對於曲子作者的異說、題目的差異、字句的不同等等，都附有比較詳細的校勘記。元人曲書大部分刊刻不精，脫字脫句，誤字衍文，所在多有。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選本裏，文字上常有很大的出入，題目和作者也往往不一致。就文字來說，例如馬致遠有八首描繪八景的《落梅風》小令，見《陽春白雪》，而《梨園樂府》中也有這八首小令，未注作者。兩書的文字異同很大，其中《遠浦帆歸》《平沙落雁》《漁村夕照》三首，僅末句全同，前四句皆異。《瀟湘夜雨》《江天暮雪》兩首，竟然完全不同。如果因此便說兩本書裏的這八首曲子根本不是一個人作的，那又不一定對。明人編的《盛世新聲》《詞林摘艷》《雍熙樂府》等曲選裏所收的元人散曲，往往與元人曲書裏的同一作品文字上有很大的差異。一套元人的套數，如果同時見於幾種明人的曲選，撰寫關於它的校勘記，所用的字數往往比原來的曲文還要多，個別的長套，有

時用一天的時間不能把它校完。例如關漢卿的二十換頭雙調《新水令》（玉驄絲鞵金鞍鞞），原曲共約八百字，最早見於《梨園樂府》，明人的選本《盛世新聲》《詞林摘艷》《雍熙樂府》《北宮詞紀》也都選了它，《太和正音譜》等曲譜也徵引了其中一些零支的曲子。根據這些資料，寫詳細的校勘記，至少也要寫兩千多字。就元人現存的曲別集來看，只有《張小山北曲聯樂府》與各種選本的文字差異較少；至於像張養浩的《雲莊樂府》和湯舜民的《筆花集》裏的曲子，與選入《雍熙樂府》裏的同一首曲子相比，文字上往往有不少的出入。校勘元人散曲是很費時間的工作，《全元散曲》的校勘記可能失於瑣碎，但對專門研究者也許有些方便。

再談關於編排。《全元散曲》的編排，是以作家的時代先後爲次序。元代散曲作家，有些是當時的「公卿大夫居要路者」，他們的生卒年代容易考得，次序很好排列。有些作家雖然不是當時的顯貴，但在鍾嗣成的《錄鬼簿》裏有名字。《錄鬼簿》裏的作家，大體是根據他們的世次、存歿排列的。這一部分作家，也比較不難處理。還有若干作家，近人做過考證，有的可供編次時的參考。此外也有一些作家，他們的生平還沒有查考出來，很難排列得恰當。這只有等待將來發現了新材料再作調整。

再談關於所收作品的出處。總集中所收的作品如果不注出處，對讀者是非常不方

便的。《全元散曲》在每首曲子的末尾，不僅注出它最早見於何書，並且把其他還有這首曲子的書名，也不厭其詳地一一寫出。套數裏面的一支或幾支曲子，有被《太和正音譜》《北詞廣正譜》《九宮大成》等曲譜徵引的，也注在該套的末尾。這對讀者至少有這些方便：一，把材料來源向讀者作了交代，讀者如果覺得有什麼問題，可以覆檢原書。二，讀者看了書名，就很容易知道某一首曲子都有哪些選本選過它，因此也就知道哪些曲子以往比較爲人們所喜愛。三，專家們根據所注的書名，可以判斷把這首曲子歸某一家，其可信的程度如何。譬如《全元散曲》在關漢卿名下收了一套南曲套數仙呂《桂枝香》（因他別後慳慳消瘦），曲末注明見《詞林白雪》和《南宮詞紀》，校勘記中注明《詞林白雪》屬關漢卿，《南宮詞紀》屬無名氏。讀者想到《詞林白雪》是明末的書，而且這部選本中所注的作者姓名不盡可信，這套套數又是南曲，那就會知道這套《桂枝香》究竟是否爲關漢卿作不無可疑。至於《全元散曲》之所以收這套曲子，因爲我覺得編纂一代文學作品的全集，既然交代了出處，不妨略持『寧濫勿缺』的態度。在找不出堅強有力的反證的時候，可疑的作品，還是不妨輯錄。——對於那些確實可以不輯錄的曲子，也分別在各家曲後說明在某一部書裏還有他的什麼曲子，爲什麼沒有收。

《全元散曲》共輯得元人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數四百五十七套，殘曲在外。《全

唐詩共收詩四萬八千餘首，《全宋詞》共收詞約二萬餘首，都是蔚然巨帙。元人散曲流傳下來的數量，相形之下遠比唐詩、宋詞爲少。這可能有三種原因：一，詞和曲最初都是民間文學，在早期不爲正統文人所承認。朱彝尊《詞綜》的《發凡》說：「唐、宋以來，作者長短句每別爲一編，不入集中，是以散佚最易。」詞爲什麼「不入集中」？很明顯，那就是因爲正統文人認爲詞沒有資格與詩文並列。詞尙如此，那麼元代新興的散曲，當然連詞也不如了。事實也正是這樣，宋、元人的詩文集，畢竟還有把詞編成卷次，附在詩文之後的，而元代詩文集裏附成卷散曲的，那就一種也沒有。至於民間的作家，在當時沒有社會地位，他們所作的曲子，更根本就編不成集子。二，元代當時編刻的散曲選本是一些的，現在流傳下來的就有四種。至於散曲別集，也許根本不多。就現存的幾種來看，《張小山北曲聯樂府》在元朝是刊刻過的。天一閣鈔本《小山樂府》是否刊刻過很難說。現行的《雲莊樂府》的祖本，是明朝成化年間刻的；它還有更早的本子，元刻明刻不得而知。喬吉的《文湖州集詞》，元朝未必有刻本，而且這個書名很奇怪，——宋朝的文學家兼畫家文同作過湖州太守，所以人們稱他文湖州，元人喬吉的散曲集怎麼會是《文湖州集詞》呢？《喬夢符小令》、《張小山小令》都是明中葉以後的輯本。《筆花集》最早是明朝永樂年間編成的。元人散曲別集流傳到今天的固然寥寥可數，就是在元朝，也未必

能象詞集那麼多。三，元代立國僅九十餘年，而唐代却有二百九十年，兩宋共三百二十年。唐、宋兩朝的時間，比元朝多兩倍、三倍以上。有前兩種情形，於是有些元人散曲就會自生自滅；有第三種情形，元人散曲的數量，也就越發難以和唐詩、宋詞相比了。

編任何全集的人，總想把材料網羅得十分完全。我也迫切地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元人散曲。儘管想要在現存的元人散曲選本和別集之外再發現幾種，那也許是過大的奢望，但是直到今天還沒有出現的明人編的散曲選本，可能是有的，我還沒有看到的散見於羣書中的元人小令或套數，肯定是有的。同志們如果不吝以珍貴的資料見示，增補拙輯的掛漏，那不僅編者要衷心地感謝，對本書的讀者也是有益的。是爲序。

凡例

一 本書旨在彙輯所有現存之元代散曲，供給古典文學研究者廣泛的資料，輯錄標準從寬，與嚴別真偽專取精英之選本不同。

一 本書以作者爲經，以時代爲緯。生卒年代可知之作者，及生卒年代雖不可知其姓名猶見於《錄鬼簿》者，皆約略據其時代先後排列之。《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所收之曲，其作者時代難考者，概置選集者楊朝英之前。

一 作家小傳主要根據《錄鬼簿》《錄鬼簿續編》《元史》及《元詩選》，兼採近人可信之考證。生平不詳者則闕如。

一 每家之曲，先列小令，後列套數。宮調曲牌次第，北曲皆依李玉《北詞廣正譜》，附錄南曲皆依沈璟《南曲譜》。張養浩、張可久、湯式三家別集猶傳，編次一仍其舊，輯補之曲，則斟酌情形置於卷中或卷末，並注明其出處。喬吉別集今存《文湖州集詞》及《喬夢符小令》二種，前者甚不完備，後者所輯較富而編次爲晚，茲重輯之。

一 各曲曲末皆詳注該曲見於何書。重要曲書全注，展轉鈔引之書則不盡注。近人所

輯元人曲別集以及自他書中抽印之選本如《萬花集》《南北小令》等，則一概不注。全據曲別集者，別集中之曲不再注並見何書。所注書名次序，略依成書年代。曲譜徵引套數多爲隻曲，故套數之末所注書名，曲總集在前，曲譜在後；對其他徵引隻曲之書亦然。

一 本書曲文一般皆從曲末所注書名最前之一種，據曲別集編次者以曲別集爲準。如有校改之字，則書於校勘記。

一 本書校勘記旨在詳記元人散曲在各書中之異同，不論其文字是否出於明人臆改，亦不論各本文意之短長。散曲題目出於明人追撰者，亦概入校記。校記之關於作家、題目、以及說明曲文出處等事者在前，關於曲牌校正以及文字異同者在後，中間加○以分隔之。

一 校勘記一般只記其與本書異者，不記其與本書同者。例如一曲見兩書，曲文下注有甲乙兩書名，校勘記云甲書撰人作某，題目作某，而本書之撰人及題目又與甲書異，則本書所從者自爲乙書，云乙書某字作某，則本書所從者自爲甲書，一般不再明注今從某書。

一 近人所輯元人曲別集以及最近數十年依元明舊本刊刻或排印之曲選等，因其所據

之祖本俱在，故本書校記於新印本僅間引其比較有關之異文，一般皆不互校。又如胡莘皞鈔本《小山樂府》實爲李開先輯《張小山小令》之過錄本，其與李輯《小令》同者，本書校記則但稱李輯《小令》，不兼及《小山樂府》；與李輯《小令》異者，則擇其有關者撰爲校記。又如明程明善之《嘯餘譜》清康熙敕撰之《曲譜》，對輯佚及校勘功用殊微，本書於前者僅偶有徵引，於後者概未引用。

一 《九宮大成》《中原音韻·定格》於所引隻曲皆不注撰人，本書校記引及此二書之曲，一般不再說明原未注撰人。《盛世新聲》於所收之曲皆未注撰人，但因引《盛世新聲》時幾皆涉及《詞林摘艷》，而《詞林摘艷》因版本不同，有注撰人者，有不注撰人者，故校記中同時說明《盛世新聲》未注撰人。

一 曲書中之通俗語辭，各書文字每不相同，如「付能」之與「甫能」，「捱到」之與「睚到」，「唱道」之與「暢道」，「則索」之與「子索」等，本書不作統一。元代曲家用字與今略異者，如以「它」爲「他」之類，以及元明曲書中之一般簡體字，則皆改爲現在習用之字。

一 曲牌多有異名，本書一般不作統一，其誤標者則正之，並記於校勘記。

一 一曲有二主名，其難以斷定爲何人所作者，則或兩處互見（僅限小令），或置於一